

奪錦標

是寒熱鬼〔癱瘓〕撲滅的表彰式〔表揚大會〕。

在這堂皇的表彰式上，全郡下的大人們，和郡下的保正、甲長……衣冠楚楚地，都集合在這莊嚴的公會堂來，把這末寬大的一個公會堂〔指中山堂〕，擁擠得幾乎透不出氣。

時令是夏秋之交，天氣正像滾水那樣沸熱，就坐在樹底下鼓大把扇子，還要汗流夾背，況關在這空氣沉鬱，人氣旺盛的室內，怎叫他們不同大街上跑著的狗一樣喘息吁吁？

「有授賞的排頭前〔前面〕！」

「各聯合會愛〔要〕排做一塊，對第一保、第二保，照頭排〔照順序排〕！」

在這空氣不好的式場，熱夠了，熬不住了，誰也有點兒頭痛，但，在這樣一個光榮

的表彰式，不，又是在大人们的尊前，喊熱，那還有什麼勇氣？沒勇氣，還夠得上什麼義勇奉公？該死！那還有做保正的資格麼？苦，也只好忍耐著，出醜示弱，保正怕是不屑爲也。

古董彫〔彫，匱難〕到十一點鐘，好不容易才把式場整理好勢〔妥當〕。

「一等賞，牛聯合會！」

這亂紛紛的式場，由於東北角發出的這一聲底鎮壓，忽然寂靜到有些意外，如果没有那爲瞻仰這授與式的榮光而攢動的無數頭顱，幾乎要叫人疑心到這是一個人形（兒童的玩偶）的展覽會。

一會，在那百衆人面前，牛聯合會長突出第一線，鄭重地，恭敬地，然而有點兒侷促，會長鞠著躬，伸著臂，拜授這一等賞的賞狀，多令人羨慕呀！莫怪他臉上老有驕傲的神色。羨慕、驕傲，牛聯合會的能夠賞著一等，又豈是偶然的事麼？

爲的撲滅寒熱鬼，用到這樣心神，不能不叫咱們感激流涕。大人们的如此煞費苦心，其愛民之切，更不是從前那個老大清國所能幾及。什麼農村文化——文化村落呀！什麼建設模範部落呀！在這被卑視的農夫，被厭惡的放屎百姓〔枉天爛婦〕集居的這牛村，一直地就少有人顧及，何以近來倒有了這些標語出現？

「若真實爲著放屎百姓打算，怎樣又用這筆費用來加添他們的負擔呢？」

不知怎的，背地裏，却又有些人們發出這樣的物議。

「不，若是沒有那麼體面的表彰式，和盛大的慰勞宴，怕沒有人肯出來幹呢？一橫直體面的表彰式，和盛大的慰勞宴都開過了，是非暫且不管，牛聯合會既然是一等授賞者，那末，幹出什麼來呢？或者他是怎樣努力工作，這都值得我們一提。」

A大人上任的第一著，就想建立這不朽的偉業，自從那一天傳集了保甲會議以後，日繼夜的差使著保正、甲長拼命了，刈竹刺〔砍竹攢〕、填窟仔〔填坑窟〕……

「哼！專專〔全是〕爲著你們，要保護恁的健康，爲著恁放屎百姓的衛生上打算，我即著這款〔才要這樣〕勞苦，恁若是尙且不理解，嘿！就要出個手給恁看看，我大人的手杖是怎樣長，硬……」A大人見保正們似有點兒猶豫，氣沖沖地又來一個恐嚇。

保正、甲長出頭監督，叫保甲民開始麻拉利亞〔通疾〕防遏作業，A大人總算親切地吩咐過了。然而一日忙暗暗，保甲民那有這麼空閑工夫呢？要是沒有大人在背後催促著，吩咐是終不見效的。還有蕃薯的收穫、插田、斫甘蔗……不是狡猾不出去做工，實在是分不出一點空閑的時間來。但這事實，A大人又那裏肯放你干休。

「無閑，提錢請人去！」

真是左右做人難，居在這中間的保正伯，確焦灼到有些程度，不去做業呢？A大人的謾罵、躊躇，要教你忍不過氣。硬叫保民出去做業？稅金著納，三餐有沒有得吃還小

事，稅金延納却教你地皮都要起三寸，納稅，難道沒有耕種、收成，還有錢嗎？然而現在又要叫人放下了田事……保正想到處這境遇的保甲民，險些兒把眼淚淌了下來。

「看看別保已逐逐進行了，躊躇也沒路用，俗語說：花要插就插頭前，好好，明天實行。」

翻來覆去，保正伯這一晚老睡不著，陡地爬起身來，裝起一口滿滿的麟煙，拚命地抽著，抽著，心裏老是這麼打起算盤。

「竹刺要刈一丈五尺吧，三八哥門口的窟仔，要填到平平，古董伯厝後的橋，也要造得完完全全，大路要造到水牛脊，庄內的路頭，也要造到像街市一樣……」

直到東方微微發白，保正伯的主意，才算好容易決定。

翌日，虧得保正伯奔走，連勸帶嚇，總算把保民召齊了，幹、幹、幹、刈竹刺、填窟仔……雖然是怨聲載道，這一天的工，該也挨過了。但目睹保甲民的這一個苦境，保正伯的腿又軟了，昨天的設計，又幻成個泡影了。第二天，再也沒有奔走、勸誘、恐嚇的勇氣。

雖然，麻拉利亞防遏作業，畢竟是上司的命令，保正，幹嗎？就是死也得死去，寧可死掉一百個五十雙的放屎百姓，也不願一些違拗上司的命令。違拗，那自己的帽子，到要飛去嗎？是，顧自己的飯碗要緊，做官人，誰不作如是想？何況 A 大人還是個初昇

格的主任。

「懶骨頭，好，記住！」暴怒之餘，怎怪A大人不挪出他慣用的第一武器？

竹刺沒刈到丈半高，罰金。竹節沒修到光滑，罰金。竹根沒掘起來，罰金。窟窿沒填平，罰金。草困要搬出庄外，不，罰金……

爲出風頭、顧地位，就算犧牲一百、八十個放屎百姓，該也不會說是過酷吧？一日之內，告發五十件，既不算稀罕，在A大人更視爲常事，不，還可以說是升官發財的捷徑呢！

「你看，這怎麼辦呢？」

「唉！東也罰金，西也罰金，看看他是非逼到咱出去做工，是不肯干休了。」

「蕃薯、甘蔗、田稻……」

「那他還管到這個麼？」

至此，保甲民也理解了，知道不幫他高昇，是死也不行了，不幫他，除非你耐得起拍、蹴、罰金……

一個多月之後，這一個牛庄，真是整頓到有點兒幽雅精緻了，道路不消說是造得很平坦了，就連庄內的草困一堆也不存著，豚舍，虧得放屎百姓聽話，賣皮當骨，總算也建築到萬分周至。還有那四處飛跑的鷄兒、鴨母，也都有了簇新的棲息處。這，咱不能

不感謝A大人日繼夜地勞忙的厚惠。

大概是爲著麻拉利亞防遏作業勞動得過度了吧，不幸A大人害起病來了，P公醫雖然也來診察了幾次，症頭却見沉重，熱到四十度的A大人，真有點不省人事了。

「我叫你免這款拼勢，你偏偏不聽，卽會致有今日。」在看護他的妻子，慌了，追想起丈夫的病源，覺得丈夫太爲臺灣人盡力了，「你管人衛生呆〔衛生不好〕，衛生呆與咱有啥相干？人講三年官，二年滿，臺灣人死敢會了，就是穢也穢不到咱來。」

「這間破厝沒使得，要撤掉，馬鹿，較緊……竹頭怎樣免掘起來，馬鹿……」

「竹刺，敢刈有一丈五尺是麼？馬鹿……」

A大人終於熱得有點發狂了，嚷著、喊著、手打、腳躡。

「喔！」在提著冰囊爲A大人解熱的大人娘，偶一不慎，被踢倒了。

「馬鹿，罰金……」但，A大人一樣還在嚷嚷，踢踢。

「熱到這麼厲害。」越叫大人娘放心不下。

幸喜保甲書記和小使還盡心，幫著看護，延醫、買冰，才見熱度漸漸退下。

熱退之後，已經是晚上十一點多鐘了，A大人看看只有妻子一個人在他身邊看護著，心裏有點兒不平的怒氣問：

「我害病，保甲書記知道嗎？」

「知道的，當你發熱的時候，就是他去買冰。」

「哦，小使返去是麼？」

「他幫我顧到十點鐘，看見你的熱度較退咯，他即返去，唔，那梨子、涼水，就是他送的哩。」

略一點頭，A大人又吁吁地睡去了。

翌晨的八點鐘，保甲書記手裏提著一封批囊〔匾封〕，就跑到大人娘的面前，謹呈了過去。

「這是，唔，小小可可，僅表我一點『御見舞』〔口語，探病〕的意思……。」

「太會客氣了。」受慣這一『御見舞』的大人娘，真是自然到大方不凡。

「唔……不……」書記的態度，反而有點侷促，因為他的心裏，終於懷有一『菲薄』之嫌的恐懼。

這時A大人也醒轉來了，問候，說謝，照例他們也免不了這一套。

「喔！明日保甲會議麼？」A大人突然見到壁上的日誌，一個亞拉比亞數字的8。

「是，雖然，我自昨日就已經向保正通知大人身染重病，不能出席，將這回的會議無期延期啦！」書記唯恐A大人怪責似的，急忙報告上去。

「哦，勞力（多謝）！」

意識的將大人的病通知保正，這當然是書記的乖覺的做法，因為這可以樂得一個不要花錢的空人情，而A大人呢，我不敢說，但，我却看見他的臉子，似乎比平時和氣了一點。

「大人……唔！『御見舞』……」

「勞力。」

「太過操勞了……『御見舞』……保重要緊！」

「不見得，你們真會行禮數咯，哈哈……」

保正，甲長，來了一個，又是一個，還有是比較懂得世故的保民，真把A大人麻煩得手忙腳亂，這在平時，說不定要惹厭了他，可是，現在來的是爲探他的病，「御見舞」，那更使他樂於周旋。

本來A大人的病是初患，過了四五天，也就好了，但探病者却一樣不絕其門，這倒弄得他不能不再倒在牀上裝病。

「御見舞，哦，有了多少？」

「該不少吧，連我也記不清楚。」其妻答。

「好，索性多躺幾天。」

因為現在流行的是現金主義，倒害了保甲聯合會了去了一兩百個信封。

A大人復元之後，同樣又繼續著麻拉利亞防遏作業，不過，對待一般人民，似有點兒寬大啦，這不能不叫咱深深感謝，因為他畢竟還有良心，有了「御見舞」，還要罰金，這一種雙重的負擔，真叫他過意不去。

因為這個麻拉利亞防遏作業，累得放屎百姓足足做了一個多月「無錢工」，什麼番薯、甘蔗、稻田……雖然荒了許多，但，牛庄却居然成功了一個文化村落了。這意外的好成績，不要說外來的貴賓要加以滿足的讚歎，就是A大人也會驚異自己威力的偉大，滿意極了，現在就只有等待上司光臨檢點而已。

「包穩一等賞！」

「一等賞……」

「勞民傷財，足足了去二三萬圓，還驚中不著一等賞？」

「幹恁娘，這統抬舉A大人升官，保正伯仔喰燒酒……」

是幾天之後，課長大人乘那專用自動車跑來視察，大概是他曾經吐露過這話意吧。由A大人，而書記，而保正，登時全村的百姓都知道了。三三五五，碰著頭，就是談到表彰上來。有了這一等賞，在有些放屎百姓的心裏，總算覺得這勞忙是不會白費了。

從此，這第一等的文化村落牛庄，不特是附近的大人先生要來視察，就遠自先進

地的新營方面，也都時有貴賓光臨。

「果然清氣相，哼！咱的村頭從前也和人講什麼文化村落，其實那裏及得這牛庄？」

「連一間破厝也無。」

「大概這地方的確真好額〔有錢〕。」

「奇怪！這牛庄豈無飼鷄鴨是麼？連看見到一隻也沒有？」

勿論那一團，都這麼詫異著，讚歎著。

「哈哈！像這款的好額庄頭，即會好整理啦。」

隱惡揚善，自古就有名訓，兼以光臨視察的大人先生們又最會體貼周到，只視其好，而不察其壞，也就無怪乎噴噴也。其實呢？爲博這個好名而無飯可吃，無屋可住的，不曉得有多少呢？

「住宅不得圓甘蔗葉。厝壁要抹白灰，但有不得已事情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
爲感到美中不足，而想美化農村的A大人，忽然又創立了這兩條鐵則，要是有誰違犯了這二者之一時，即刻要把住宅撤掉，這在頒佈同時，也會一併向保正交代過。

今日也有視察團，明日也有視察團，足足又鬧了將近一個月，牛庄保甲民的爲供呼喚而煩忙，是不用說的。單牛聯合會應接來賓的煙、茶、菓子，也花費了幾十塊錢。這

一來，A大人的捷報傳來，一躍高昇了。

爲大人們的就任、榮遷開催迎送宴，這已成爲一種不可避免的慣例，況乎對於這有偉大的功績的A大人，那更不能有所例外。A大人、大人娘、A大人的三個公子、書記、保正、甲長、壯丁團長，還有那些放屎百姓，差不多六七十人，坐定之後，免不了一套惜別之詞，滿座都是忘百姓。這重任，當又是推到聯合會長身上來。

「現在，對於A大人的榮遷，我要起來代表著全庄民向他說幾句帶祝意的惜別詞。」

「戰兢兢地，聯合會長面向著A大人站著，我們可以斷定他也還是一個不擅說辭的人：「我們這一個牛庄，本來就是喰第一歹，穿第一歹，住第一歹，工作第一艱苦的，兼之這番又受A大人的福庇，鞠躬盡瘁地指導我們，爲了這文化村落的建設，又奪來了一個第一，會說得世間上的第一，都給咱牛庄獨占了，我想，全村的人，誰也應該感激到流出眼淚吧。最怕的，還是A大人去後，不知道後者的那一個第一，會跟著大人去麼……」

「火事，火事《失火了》！」

牛聯合會長話還未完，會場忽然紛亂起來了。在那吶喊的聲中，誰的臉也嚇青了，匆匆惶惶地，向會場外便走。出去看時，原來倒是放屎百姓在大燒其竹葉，這才把大家的心安下。

「噠喲，嘉哉〔幸好〕，嘉哉！」

「若是真實火燒厝，這頓『御馳走』〔日語，盛饌〕就免喰。」A大人的公子，雖然年少，也還爲這火事擔心著。

受了這一次虛驚之後，話也顧不得說了。吩咐開菜，大家還是喫一個痛快要緊。

真的，自從A大人榮遷之後，牛庄的文化氣也漸漸消失了。東也荒廢，西也荒廢，這一等確有點兒支持不住了。想來，A大人如果捲土重來時，不知將作如何感慨呢？

——本篇原載《臺灣新民報》第三七四、三七五、三七六號，一九三一年七月廿五日、八月一日、八日出版